

茶青禅

著

住在时光里

你自以为是万千人群中的一粒出尘琉璃也好
或是一朵遗落在尘埃中的卑微无华的桐花也罢
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住在时光里的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

茶青禅
著

住在时光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住在时光里 / 茶青禅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72-0205-9

I. ①住… II. ①茶…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8164 号

书 名 住在时光里

著 者 茶青禅

责任编辑 李慧

出版策划 凤凰树文化

装帧设计 凤凰树文化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16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卷 住在时光里

住在时光里……003
草木亦有情……005
家……008
如果远方不再远……012
假 日……016
光阴的舍利子……019
不似草木秋……021
自 语……023
思无邪……025
心有一江水……028
我是我的秋天……030
只是零碎……033
不 眠……036
听音，惊梦……038
只有云知道……042
未 央……047

牵 手……050
烟花微醉……052
岁月忽已晚……054
隔世的那一端……057
免得它受委屈……059
如今只道是寻常……062
笔底烟霞总绾心……066
流年成灰纸上市……069
无 央……071

第二卷 幽 兰

幽 兰……075
桃花春……079
不惜胭脂色……081
春天的叹息……083
但莫管春寒……086
虞美人……089
玉 兰……093
栀子花开呀开……096
小小一朵水中花……099
无香花……102
合欢的样子……105

杜若蘅芜	……108
他的莲	……110
一棵树	……112
花间梦 · 桃花不再笑春风	……116

第三卷 小镇哭了

小镇哭了	……121
雨 季	……123
雪 天	……125
听说北方在下雪	……128
雨 天	……131
想找一个有雨的地方，听雨	……133
雨一直下一直下	……135
记 得	……137
一帘风吹半盏闲	……140
忘了舍得	……142
等待雪	……145
暴风雨的夜晚	……148
奈何看朱忽成碧	……151
光阴的花朵	……154
后来，秋风很凉	……156
月圆之夜	……159

第四卷 唯有苍苔色

唯有苍苔色……	165
素色秋……	169
秋来时……	172
借一点月光……	175
秋风那么缠……	177
秋行洒然……	180
秋风秋雨秋蝉声……	184
一季秋风临……	187
明月照秋来……	189
冬……	191
幸好还有雨……	194
春归来……	197
一折春……	199
惊蛰过后是春分……	202
有雨的夏天……	204
秋意欲来夏未央……	206
添砚以静心……	209

第五卷 箫中禅

箫中禅……	213
-------	-----

瓷的孤独	216
为爱修来生	220
茶 凉	223
船	225
刺 青	228
凋	230
素色女子	234
烟花烫	238
戏 子	241
流 言	244
风霜结	248
寂寞是一朵什么花	251
我想我是鱼	255
薄情的姿态	258
叩 问	261
式 微	264
只可遇，不可求	267
旧	271
一般清意味	274
一意孤行	277
囚 鸟	281
疼	284
譬如文字	286
风花雪月	288
无常似尾花	291
等你，找到我	293

住在时光里

东来西往般般过，自由如风又如何？看过再多的风景，走过再多的路，总也逃不开四季，只能行走在时光的手掌中，远行不到哪里去。

住在时光里

春声落去了，薄夏又来。时光总是如此往返，一年一年，仿佛轻描淡写时，划过的一笔。

想来世间荣枯的种种，不过只是我们自己。时光犹在。

你自以为是万千人群中的一粒出尘琉璃也好，或是一朵遗落在尘埃中的卑微无华的桐花也罢，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住在时光里的人，与他人无异。东来西往般般过，自由如风又如何？看过再多的风景，走过再多的路，总也逃不开四季，只能行走在时光的手掌中，远行不到哪里去。

忽然就想起了悟空和如来。一笑。

清清凉凉的初夏，若是这般无闲事最好。一袭月白色的麻布衣衫薄，一杯清茶，消得千种万种。看看窗外的蔷薇，听听鸟鸣，一丛丛怒放的蔷薇啊，尽付风中做了飞花，已然是近了花戏散场的时候。她说，想要区分蔷薇和玫瑰不难。因为蔷薇牵藤呢，缠呀缠的缠枝花，就是蔷薇了。

低下头去，半天无语。缠呀缠的缠枝花？这般让人心疼，是开在时光里的花么，还是开在心头上的？若是在心头，就是风云无涯，孤独曼妙着被风吹干，是一朵风干的花，除了记忆，

还是记忆。

不如住在时光里来吧。把自己开成一朵蔷薇的样子，在时光里安住，即使不是归人，这一刻，山河岁月总是你的。

是一个人的山河。亦是一个人的岁月。

如果，如果还有一个心爱的人，与你一同老去在时光里，这样的时候，谁管时间？连日子都是慢的，闲散的，一直延伸着，好像没有尽头。

何况时间呢？

草木亦有情

冬天，在家里的青花瓷瓶中插上腊梅花枝。青花拙朴透着清雅安静，腊梅疏朗枝瘦，香气扑鼻。青花梅枝，古意缠目，怡人心田。如今已是夏天，腊梅枝枯，依然被我留下，不忍丢弃。枯老干涸的花枝，有一些清冷，有一些岁月的消磨痕迹，与我，心心相印。

晚云停在寂寥的黄昏后，慵懒成缠绵的胭脂雪，大朵大朵，似要落下泪来。篱外怒放到荼蘼的蔷薇，女子着旗袍的远去背影，让我想起了一幅画，或是一首诗。

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哽在心里无法铺开，就这样拧住了，但一定有绿色，苍老的绿，暗，且泛着似有若无的蓝，仿佛蓝绿的湖水一样，静中有动荡，幽情绵绵。在苍茫的、有些薄雾的深冬里，细雪落下来，一枝斜的梅，映了雪的景。

心里想起一首诗，它是那样清晰，一定是席慕蓉的，一定是如此让我心疼的句子：“总有一天，你会在灯下翻阅我的心，而窗外，夜已很深，很静……”

总有一天？这样的一天，会如瓶中的枯枝一样，在漫漫时光里无知无觉地老么？岁月不再复返，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旧时颜已改，旧时心不怠，旧时不再来。再如何翻阅，看到的，也只是旧时光的标本，岁月已老——就这么短，所有等待过的，真心与疼痛，只是一首短短的诗，可数的几行。

瓷瓶中的腊梅花枝一样，只剩下偶尔想起的往昔花影，这，这就是灯下翻阅的意义么？起身，收起瓶中枯枝欲丢弃，蓦然看见点点旧黄花依然栖在枝头，心里一惊，终是不忍。

还，要吗？

留着吧。

世间故事本相同，草木亦有情，莫如慈悲心。岁月残留下来的一点记忆，有些忘得早，有些忘得迟。

可我总记得她。

每年，她都是最早开花的那棵玉兰树，也最早落。我固执地认为，凡是开花的树，定是女子，有潋滟的心事，幽微如水。

当那条路上的花树开得正当好的时候，她已落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不免让人惋惜。也正因为如此，我记住了这棵玉兰，这棵让我感知到春天的美好也感喟过春天无情的玉兰啊，她总是在我心头萦绕。

春寒料峭的时候，玉兰迎寒，寻梦而开，春暖时节里却又收梢离去，像早来的爱情一样，等不及正当好的那个人出现，就已怒放了所有深情。

那其实，只是一个人的爱情。

夜雨狂风。坐在灯前读安妮的《眠空》。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阅读体验。整篇文字看似随性而任性，零散又漫不经心，却如此打动我的心。她淡淡地写道：春夜的海棠花在街上铺了薄薄的一层雪。我等待你来接我回家，手里拿着我的白布衫。

但凡读到这样平实的句子，总能让我生欢喜心。与植物

有关，与我有关。仿佛一个人，行走在远方的水岸，站在渡轮上，听陌生的方言，看春云或是飞鸟掠过头顶，闻着春寒未消的水汽，也无风雨也无晴。与长空、与浩瀚的江水、与静止的时光说话。文字所具有的穿透力，锋利如箭，却又上善若水。字里字外，酝酿了太多内心深处的局。

狂风掀起香樟树浪，枉落闲花。

南风知谁意，吹梦到何方？是我的么？还是，这因风而落的花？

家

很小时候的家，屋后有一棵老柳树，树上的柳枝条几乎要垂到小河沟里去了。夏天时，柳树上总是挂了些许的丝瓜，数不清有多少只小蝉藏在那里，知了知了地叫着，也不知它们知道了什么秘密，那么急着想要宣扬给人知道，只可惜，没人能听得懂。

那个时候对于家的印象，就是老柳树，青丝瓜，无数小蝉，静静的河水，还有，听不懂的秘密。

到了少年时候，回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家——老房子。

二楼的地板是用很宽很长的木头铺架上去的，走在上面，总是担心有一天会不小心掉下去，恐慌得很。偏偏我就住在二楼。父亲腾出一间房子养了一大群鸽子，在我房间对面的屋子里。夜里，总能听到鸽子发出低微的咕咕声，四周静得出奇。月亮升在窗外，有时如勾，有时圆满若盘子，盈缺更迭之间，树影投放在屋里的墙上，随着鸽子的咕咕声，夜夜变幻出各种光与影。很快地，我就睡着了。

清晨，父亲放鸽子。鸽子从窄小的木头窗子里呼啦一下子全飞了出去，只有少数几只不舍得飞远，停在屋前的法桐和

屋檐的黑瓦上，偶尔也会飞到二楼阳台的栏杆上停歇，白色的鸟影煞是可人。

远飞的鸽子到了黄昏时分零散散地飞回来，暮色苍茫，鸟影孤单。

心里的暮色愈加浓厚起来，白雾一样的拨不开。倦鸟欲归巢时总是显得有些凄惨，没有飞出去时候的那种欢腾样子，是累了倦了，想要去寻找依靠的无助和惶惶。安居在巢的鸽子们就要显得自在多了，鸟窝里悠闲踱着步，一派安然。

听人说，倦鸟归巢如同落叶归根一样，让人心里踏实。或许，不同的内心感受会制约人对事物的看法。说到底，也不过只是人们内心里，怀有的一种美好祈望。

那个时候的我，喜欢看到鸽子飞在高高的天上，和风一样去远方。

再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特意选在了顶层，因为安静，就像是小阁楼一样的，可以安心地躲在里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那般私密和自由，多么惬意自在，却依然恐高，不敢向楼底下看。

家里的地板是白色的，家具也是白色，连垂挂在窗边的纱帘也是，轻风来时掀起轻云一样的盈然和飘逸。才不要不喜欢的颜色呢，如果没有可心的，宁愿就这样一直白下去。

母亲说，你家怎么像医院一样啊？

父亲更干脆，直言家中太过干净，让人不自在，坐不了几分钟就要走人，并说不愿再来了。

在一家小铺子淘到了一幅用芦苇秆编成的帘子，被我背回家钉在了客厅的窗户上，一下子就将烈阳挡在了窗外，家里清凉了许多。再后来，又淘到了藏蓝色的窗帘，架了两层椅子